

大地上的行走

流泉(市直)

九龙山记

通往大山腹地的野径上,一排足迹是锯齿状的,不像犹疑中的否定。寂寥处,它们用一团亚麻色的光,照临。这九龙山,九条龙的背脊上,谁是“野人”?

八仙钓台,有一个角肯定是残缺的,那些故人不提了。山中一日,不会有第九个成仙的人。仅仅出于神秘和猎奇,我收买了其中一个。

水做的九龙山。九龙山最大的水,有两滴:一滴落入钱塘,叫钱塘江;一滴落入乌溪,叫乌溪江。钱塘和乌溪,是一对识相的兄弟。

看见白豆杉,看见马褂木和凹叶厚朴。我妈说:它们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与它们相遇的时候,它们在笑。

新开的路面,一些落叶修正另一些落叶。总的来看,它们要比护林员更轻松些,使用的工具是风和光阴。在这些落叶上走,我也是其中一片。两鬓的白发,是洒在叶片上的露珠。

银雀树,一棵挨一棵,一点都不像银雀的样子。灰黑,或灰白。小枝上,没有毛。我因此认定它们必定也没有翅膀,但我有。在九龙山,知天命的我是一只银雀,会飞。

至少有两只黑熊,我没有看到,山里人周惠龙也没有看到。松坑岗的一台红外相机,终于看到了……惠龙指给我看黑熊照的时候,天空晃了晃,大地倾斜。一场由黑熊制造的战争,马上开演了。

晨光比山下的来得急,海拔与我的早起差不离。穿上休眠一夜的外套,我走进同样早起的雾岚中。雾岚是山岩的外套,九龙山是谁的外套? 此刻,山中静穆,护林员正牵着他的狗,走在遮天蔽日的深山密林中。

沉默的一面,叫隐忍。呼啸的一面,叫坚强。

每一块石头都有包容。每一株草木,都有不被察觉的根须。鹿含草传说动人,但最动人的都不是传说。生长、守望、破落、消亡……九龙山故事,只能是一座山深藏的心事,而秘境,从来大于想象——

衙前赋

水是一种养育,萧绍官河是一种成全。从明洪武元年至今,古金田变脸,衙前在旧章里,翻过又一页。

我们在风雨里打卡

叶亦竹(松阳)

一年一端午,端午的味道,最浓在中午。今年的端午,我在高速公路出口处。

十一点多,我草草嚼了两个粽子,整理着装,带上反光背心,匆匆跨出家门。门外枇杷树上,鸟语唧唧啾啾,声声叫唤我缓一缓脚步,抬一抬头。仰望绿叶丛中,四五颗枇杷若隐若现,两羽白头翁在枝干间跳跃嬉戏,无忧,浪漫。

看到了,白头翁,您好! 白头翁。你们继续悠然自得过端午吧,我有我的使命,我有我的职责,立刻出发。

到高速出口,防疫卡点执勤,交班给我的是芳芳,她俏皮地手臂一伸,说:“竹,这天气太闷了,你瞧,防护服、警服、皮肤被汗水沾黏成一体了。”我瞧了瞧,笑道:“芳,辛苦! 这回轮到我为公费桑拿了。”

在卡点与我风雨与共的是警花,美其名曰:旻枫。穿上蓝色防护服,戴好口罩、隔离帽、隔离面罩、橡胶手套,随即投入战斗。刚开展三两个回合就汗流浹背,汗水闷在防护服里,大汗小汗出不来,就浑身乱转,恰似蚂蚁痒处搔。旻枫说:“竹,怎么热、这么闷,裤管被汗水吸附腿上,弯曲一下膝盖都不能了。”我说同感,同感,对话时间透过隔离面罩,无意间撞见她的双眸,刹那间,眉宇之间尽显侠胆柔情、诗书年华。这个端午节,爱人也在县征迁工作组加班,她只能将四岁的女儿骗到奶奶家,自己“逃”出来执勤。“露浓花瘦,薄汗轻衣透”,其中滋味,谁能猜得透?

工作如火如荼,一不留神,乌云漫卷,暴雨骤雨说来就来。虽有雨棚,可是风雨也顽皮,能戏谑雨棚下的每一寸土地。不一会,我们上半身是汗水,下半身是雨水,大雨小雨轮番不停,分分秒秒考验着我的意志和战斗力,旻枫不是软弱的枫,有时还站在前面护着我。

我们所在点位的主要任务是,维持交通秩序、查看过往车辆是否有通行证。以前我有过多次执勤,车辆过来,拦

脚步敲出鼓点,水色中,风声激越。而凤凰山,应和着凤凰的鸣唳,指点江山。衙前,书写变革的一个注解。

水做的衙前,孕生于火。水与火交织、相融。一种照亮,是血性。一种沉浸,是忘我。

“农民”——衙前大写的两个字,种在地上,长在山上,奔跑在历史的一个个节点上。举起左手,叫“农运”;举起右手,叫“革命”。

那样一群人,信仰当笔。那样一本书,红色当册页。衙前农民运动,衙前农民协会宣言,衙前农村小学校。李成虎、陈晋生、单夏兰、沈定一、刘大白,杨之华。一个笔划,一条路。当这些长短不一的名字叠加一起,就是:一座鲜活明亮的里程碑。

星星闪耀,在辽阔的夜空中。

而头戴星光的衙前子嗣们,从不会忘记,是什么样的血脉,在流淌,在奔腾。

在一种坚忍里敞开胸怀。开放与包容,接纳时代的选择。涤荡与弄潮,是一种姿态,深融是一种姿态。如是姿态,让衙前化蛹成蝶,波涛蓄势起于涓滴。

红色风情小镇。绿色生态乡村。化纤钢构产业“硅谷”。杭绍一体化建设“桥头堡”。一个个新的命名,一张张新的名片,交相辉映,五彩缤纷。

凤凰展翅,天更蓝,水更亮。衙前人将自己的越剧小调,越唱,越欢。

诗人眼中,衙前,是一首内蕴丰沛且充满张力的朗诵诗。水是前奏,红色是根基,改革、发展是诗的灵魂。“幸福衙前”,则是其诗意最终的抵达。

风,在吟咏。草木,在吟咏。整个萧绍大地,在吟咏。

在这里,我已忘记异乡人身份。遇见之事,都是期待中事。遇见之人,都是想要见的亲人。

如若,从这一天开始,在我的旅程,又一次完成新的辨认,那么,生命中的喧响,必定源于大地强大的内心。

来自于历史与现实交汇处的经久不息的这水声,这风声。

此刻,选择这样的方式,为衙前写下每一个字,是因为,在这每一个字里,我能看见一种光、一种赐予、一种深深的问询和祝福。

请相信,我所描述的信仰,不仅仅属于衙前,也属于春天里迎风生长的每一颗心灵。

永远做个倔强小孩

王一鸣(景宁)

如果我有李白一半潇洒,狂意随风起,诗从山野兴,绣口一吐,就是半袖盛唐;如果我有潘安一半风姿,为万人所倾,其妍容难赋,秀脸半张,就是一树菩提;如果我有韩信一半神武,暗度过陈仓,草木皆成兵,佩剑一挥,便是半片江山。

这大千世界,有太多泛泛如此类的如果,尽管我们深知,我们口中的如果永远不能变成现实,就像一地散落的酒瓶,所给予的不过只是一点点宽慰,和自欺欺人式的遗忘,可我们还是一样,倔强地以天才自比,幻想创造理想中的乌托邦。

尽管我们知道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达到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境界,走过一生也只能讨得三星半点的喜欢。环顾四周,似乎所有人都是这种一眼望到死的活法。可披荆斩棘的少年,怎会甘愿留在低矮的沙丘,我们在生活的痛与苦之间徘徊,终究会一步一步爬向那珠峰。

京城纸贵,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能如愿以偿,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现实和理想中来回穿梭,保持平衡,有多少人做过君临天下,舍我其谁的梦,又有多少人能咬牙坚持,达到顶峰。

我们要承认很多事,包括平凡。可只有站在芸芸众生之中,我们才更容易发现,我们只不过是天下苍生中渺小的一个,可是,难道就这样放弃了?

当成绩配不上你的努力,当那些自己许下的诺言越来越远,当你逐渐成为那个被自己讨厌的自己,你是否会真的甘心?不懂为什么会逐渐叛逆,婉拒父母的关心,其实也知道失败只能怪自己。其实我知道在追求梦想的路上,在成为别人口中那个令人羡慕的自己的路上,难免风吹雨打,难免一波三折,但不管这个世界再怎么样,不管这个阶级再怎么固化,我们一定要不再浮夸,成为真正的自己。

我不希望把短短一生都献给了低俗和肤浅。我不知道人生到底该如何书写才不会被评头论足,不知道所谓成功是被谁所定义,不知道平凡的我,又会被时代的浪潮冲向何方。

生活不是电影,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能得到偏爱。我长相普通,成绩普通,没有特长,没有背景,没有才华,可谁说咸鱼不能翻身。

也许残酷的不是世界,也许令人窒息的深海底下仍然残留着光,也许在那曲径通幽处,仍留给不愿放弃之人一条出路,只是我们还不够努力,还不足以感动躲在云层后面的上帝。生活当然不止苟且,也不止远方,还有那个痴痴努力,跌倒再爬起奋斗的倔强小孩。

如果可以,我宁愿永远做个倔强小孩,乐观向上,拥有永远积极的心态,也拥有重头再来的勇气。